

## 開放文學－社會奇情－歧路燈 第十一回 盲醫生亂投藥劑 王姪奶勸請巫婆

話說譚孝移自都門回來，傍午到家。王氏接著，便叫：「端福兒，快來瞧你爹爹，你爹爹回來了！」端福歡喜非常，上前磕頭。這夫妻、父子將近二年不曾見面，今日久離初合，親愛自不必說。王中、蔡湘、雙慶一班僕人，也都喜得主人到家，同來磕頭。王中自去安插車戶。

譚孝移洗了風塵，換了行裝，即叫開祠堂門，行了反面之禮。吃了午飯，這一切家間事務，也沒頭兒問起。少頃，閻相公請見，就出來到客廳說話。王中也跟到前邊，問些京中起居歸途緣由。

忽一聲說：「侯先生到。」王中便說：「是今年大相公從的師傅。」孝移慌忙出廳相迎。行禮坐下，孝移道：「先生奉屈舍下，小兒多領教益，尚未得致謝，何敢承此先施。」侯冠玉道：「多蒙王姐夫推薦府上教書，常自愧以為不勝其任，何敢領謝。」孝移道：「先生過謙。弟不在家，只恐簡慢取罪。」侯冠玉道：「府上供用極好，賤內也頗能節儉，甚覺寬綽。」

孝移道：「小兒愚蠢，先生未免過費精神。」侯冠玉道：「令郎資稟過人，三個月讀了三本兒《八股快心集》，自是中人以上可以語上的。」孝移道：「感謝先生指引。」侯冠玉吃完茶，說道：「老先生才到家，料著忙迫。現在學生讀的文章，選中了一道截下題，尚未圈點，要到學中與他細講，告辭罷。」孝移道：「今夕殘步，不敢奉謁，明日竭誠到書房拜揖。」送的出門，侯冠玉從大門轉至衙街口，回碧草軒去。

孝移見冠玉說話光景，便問王中道：「適才侯先生說，王姐夫推薦。是那個王姐夫？」王中道：「大約是曲米街舅爺。」

孝移道：「先生口語是外來的人，曲米街這宗親戚，你知道麼？」王中道：「聽說先生內眷，與姪奶是乾姊妹。」孝移略點點頭兒，沒再說話。

延師教子，乃是孝移第一宗事。次日早飯後，便從後門上碧草軒，帶些京中物事，看拜先生。到了軒上行禮坐定，只見端福兒一個在座。因問：「王隆吉沒上學麼？」侯冠玉道：「打開春王姐夫燒香朝南頂去，隆吉在舖子裡管賬目，已多日了。」孝移道：「可惜了！是個有造之器。」又問道：「端福的《五經》讀熟不曾？講了幾部呢？」侯冠玉道：「如今考試，那經文，不過是有那一道兒就罷。臨科場，只要七八十篇，題再也不走；即令走了，與同經的換。要是急於進學，想取優等，只用多讀文章，讀下千數篇，就夠套了。」孝移道：「窮經所以致用，不僅為功名而設；即令為功名起見，目不識經，也就言無根柢。」侯冠玉道：「只要多讀時文，俗話說：『好詩讀下三千首，不會做來也會偷。』讀的多，多就會套。『砍的不如鋸哩圓』，放著現成不吃，卻去等著另做飯？這大相公聰明的很，他是看貓畫虎，一見即會套的人。」孝移微笑道：「端福不甚聰明，恐畫虎類犬。」遂起身向端福座位而來。掀起書本，卻是一部《繡像西廂》，孝移道：「這是他偷看的麼？」冠玉道：「那是我叫他看的。」孝移道：「幼學目不睹非聖之書，如何叫他看這呢？」侯冠玉道：「那是叫他學文章法子。這《西廂》文法，各色俱備。鶯鶯是題神，忽而寺內見面，忽而白馬將軍，忽而傳書，忽而賴東。這個反正開合，虛實淺深之法，離奇變化不測。」孝移點頭，暗道：「殺吾子矣！」這侯冠玉見孝移點頭，反認真東翁服了講究，又暢談道：「看了《西廂》，然後與他講《金瓶梅》。」孝移不知其為何書，便問道：「《金瓶梅》什麼好處？」侯冠玉道：「那書還了得麼！開口『熱結冷遇』，只是世態炎涼二字。後來『逞豪華門前放煙火』，熱就熱到極處；『春梅游舊家池館』，冷也冷到盡頭。大開大合，俱是左丘明的《左傳》，司馬遷的《史記》脫化下來。」又說了一會話，大約語言甜俗，意味粗淺，中藏早是一望而知的。孝移細看兒子，雖在案上強作哼唧，臉上一點書氣也沒有。大凡學生肯讀書，黑臉皮兒都是秀氣；不肯讀書的，即是白淨臉，也都是油氣。這是莫之為而為的。

孝移見端福兒神情俗了，又見侯冠玉情態，更焦了十分。

心中悶悶回到家中。見了王中，問道：「這先生平日做何生理？做過先生不曾？」王中道：「平日也不知道。只是聽人說，這先生會看病立方，也會看陽宅，也會看墳地，也會擇嫁娶吉日，也會寫呈狀，也會與人家說媒。還有說他是槍手，又是槍架子。奶奶聽說只供糧飯不用管飯，就應允了。」孝移默然不語。是晚睡下，細為打算：將下逐客之令，自己是書香世家，如何做此薄事，壞了一城風氣；繼留作幕中之賓，又怕應了京中所做之夢。千回百轉，無計可施，遂暗歎道：「婦人壞事，如此可恨，他並不知壞到這個地步！」

次日清晨起來，到閻相公賬房閒話。因說侯冠玉的事，閻相公道：「古人云：『師道立，則善人多。』晚生看這侯先生，恐不足以師長之尊。」王中插口道：「不如開發為妙，大爺不用見他的面，小的自有酌處。」孝移道：「咱家也算省城斯文之望，這般做法，後來咱怎的再請先生；叫城中讀書之家，如何再請先生呢？再酌奪。」又向閻相公道：「先生者子弟之典型。古人易子而教，有深意存於其間焉。嗣後子弟讀書請先生，第一要品行端方，學問淹博。至於子弟初讀書時，先叫他讀《孝經》，及朱子《小學》，此是幼學入門根腳，非末學所能創見。王伯厚《三字經》上說的明白，『《小學》終，至《四書》。』

《孝經》通，《四書》熟，如《六經》，始可讀。」是萬世養蒙之基。如此讀去，在做秀才時，便是端方醇儒；到做官時，自是經濟良臣；最次的也還得個博雅文士。若是專弄八股，即是急於功名，卻是欲速反遲；縱幸得一衿，也只是個科歲終身秀才而已。總之，急於功名，開口便教他破、承、小講，弄些坊間小八股本頭兒，不但求疾反遲，抑且求有反無；況再加以淫行之書，邪蕩之語，子弟未有不壞事者。」說罷起身而去。回到樓下，因久客旅邸，不如在家安逸，又路途勞頓，不如安坐閒適；況到家數日，這勞身動心的事兒，一切都要安頓擺佈，吩咐應酬的話，說的也多，此夕覺得疲困，睡到牀上，便入夢境。到了五鼓，猛然醒了。這侯冠玉事突然上心，枕上自說道：「我一生兒沒半星兒刻薄事，況且在京都中住了二年，見得事體都是寬寬綽綽的，難說到家進門來，便攆了一個先生？若是做的錯了，是開封府師道之不立，自我先之矣。大傷文風，大傷雅道！此事只得放下。」等得天明時，即起身到前廳呼喚王中，說道：「昨晚說侯先生那事，做不得。」王中道：「小的也想了一夜，做的太狠，關係甚大，小的說的錯了。如今仍舊照常，到九月以後，便不顯痕跡。」孝移點頭。仍回樓下。

未及進門，雙慶來說：「孔老爺來了。」孝移穿樓過庭，前院迎客，讓至廳上相見，為禮坐下。少時，程嵩淑、張類村、蘇霖臣，前後不約而至。不過把京城守侯將及兩個年頭方得引見，總是「不睹皇居壯，安知天子尊」二語可盡其概。諸公辭去。

到了次日，盥洗更衣，想要回拜來客，忽而端福兒抱著一部書兒到跟前。孝移接過看時，乃是一部《金瓶梅》，問道：「誰叫你拿的？」端福道：「先生說，爹爹沒見過這一部書，叫我拿到家裡，叫爹爹看。」孝移接過一看，猛然一股火上火，胃間作楚，昏倒在地。王氏急急攙起。這胃脘疼痛病犯了，少不得覆被而寢，呻吟之聲不絕。

鄰舍街坊，都知孝移帶銜榮歸。這日大家商量聚齊，登門叩喜。王中不得已，以家主染病回告，眾人道：「遠路風塵，休息兩日，待好時，我們再來叩問。」又來了幾家舖子房客，王中也是這樣答應。是日孔耘軒來望親家，王中說明了，孝移叫請至樓下。擁被而坐，單候耘軒敘闊。耘軒是內親，又是契友，徑至榻前探問。二人說不幾句，只見孝移眉目蹙然，想是作楚之甚。因問：「孝老從未有此病，何以突然患此？」孝移道：「昨年在京，已有此病根，不料今日又犯了。幸是到家，若是路上，更要吃苦。」耘軒不敢多坐，辭別而去。侯冠玉亦來問病一一不知東家主僕商量的話也一一孝移叫端福兒對說，病中不能會客。

又一日程嵩淑、蘇霖臣、張類村同探問，孝移急欲相會，又恐病軀難以久勞，不得已，只得叫王中請到樓下。大家略敘一敘，三位客一茶即去。因此譚孝移遠歸有病，一城中都曉得了。

卻說本城新任醫官董橘泉，聽說譚孝移患病，又有聲望，又有錢財；若治好，又有名，又有利，只是無路可進。猛然想起舊年兩學老師曾與譚宅送過匾，便來央陳喬齡一薦。這陳喬齡即差胡鬥斗，拿一個名帖兒，一來候病，二來薦醫。王中拿帖兒說了，孝

移吩咐致謝，即請所薦董先生來。這也是胃脘痛的急了，恨不哩一時就要好的意思。不多一時，董橘泉到了，客廳一茶，便來樓下看脈。

橘泉見樓廳嵯峨，屏帳鮮明，心下暗揣：這必是平日多畜姬妾，今日年紀，不用說，是個命門火衰的症候。及到牀前，孝移擁被而坐，方欲開言，董橘泉說：「不可多言傷神，伸手一看便知。」孝移伸出左手來，橘泉用三個指頭候脈。只見指頭兒輕一下，重一下。又看右手。橘泉搖頭道：「保重！保重！卻也必不妨事。兩寸還不見怎的，關脈是恁的個光景，只有尺脈微怕人些。老先生大概心口上不妥的要緊。」孝移道：「疼的當不得，求先生妙劑調理。」橘泉道：「不妨，不妨，不過是一派陰翳之氣痞滿而已。保管一劑便見功效。我到前邊開方罷。」孝移道：「感謝不盡。」

端福兒同王中，引董橘泉到賬房來，閻楷接著，行禮坐下。

橘泉拿起筆來，要一個紅帖兒，落筆如飛，寫了一個八味湯官方。王中執方取藥，橘泉便向閻楷說道：「我立方不比別人，一定要有個湯頭，不敢妄作聰明。即如適才立那個方，乃是張仲景治漢武帝成方。六味者陰也，桂附者陽也，一陽陷於二陰之中，乃是一個坎卦。老先生命門火衰，以致龍門之火，上痞衝於心胃。只用這桂附補起命門真火，那痞滿之氣自消，何能作疼？所謂益火之源，以消陰翳是也。且是王叔和脈訣上一一」

說猶未完，王中已到對門舖子取回藥來。董橘泉展開藥包把肉桂嚼了一嚼，說道：「還不是頂好的交趾桂。這茯苓片子也不是真雲苓。拿到後邊，權且煎吃罷。」

不說董橘泉在前邊與閻楷說那孫思邈、朱丹溪古今醫道。

單說孝移吃了八味湯，到晚上便覺熱起來。夜間吃酒時，王中向董橘泉說：「吃了藥，熱的要緊。」橘泉道：「吃了桂附，豈有不潮潮之理。」吃完了酒，董橘泉便在賬房裡睡。到了半夜，後頭一片說：「熱的當不得！」王中又來拍門對說。橘泉只得起來，說道：「我看那肉桂不真，也就怕助起邪熱來。若是真正交趾桂，再無此理。」挨至後半夜，病體才覺清涼些。橘泉見不是路，清晨起來，對閻楷相說：「我今日還要上杞縣，杞縣程老爺請，說今日馬牌子要來。待我從杞縣回來，再來看。」

全不妨事。」閻楷只得送出大門，一拱而去。卻說昨日王中取藥之時，半半堂藥舖裡住著一位外來的醫生，叫做姚杏庵，拿過方子一看，便搖頭道：「太熱！太熱！只恐不受。」果然吃了藥，熱將起來。王中想在心頭，又見董橘泉走了，便向王氏道：「日前去取藥時，舖子裡姚先生，就知道要熱起來。或者那姚先生藥理不錯麼？」王氏是著急之人，得不的一聲，即命王中請姚先生來。姚杏庵不遠，王中便去相請。

姚杏庵到了賬房坐下，說道：「我昨日見了那方子，便知道是胡寫哩。待我到病前一看。」王中又叫端相公引到病房。坐下，看見孝移滿面發紅，便道：「這是些小之病，何用峻補。」看了一遍脈，說道：「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門。這右關脈浮洪而數，明是脾胃之症，與尺脈何相干涉？」孝移聽說脾胃二字，是說投的。這姚杏庵辭去，到了前邊，王中請進賬房，杏庵道：「不用開方，你隨我到舖子裡罷。」果然王中跟著，杏庵跳進半半堂櫃檯裡邊，扯開藥廚，這門子一捏，那包子一撮，又在白子裡播了一味，早攢了一劑承氣湯。因見病不受補，便瀉的大膽，大黃用了八錢，外加芒硝一撮。

這孝移嬌嫩脾胃，兼且年過五旬，那裡當得這狼虎之藥。

吃到腹內，移時便瀉。一夜瀉了十餘遍，牀褥狼藉不堪，還瀉之不已。一家子通夜沒睡。五更時，王中開門，來對門叫門，說大瀉不止。姚杏庵那裡還敢開門。只聽得櫃房內高聲喊道：

「大黃者，大將軍也。有病以當之。不怕，不怕。」再也不言語了。

本來譚孝移不過是水土不服，又有些鬱結，原非喪命之病。

兩個盲醫生，一個峻補，一個洞瀉，遂弄成一個大病。古人所以說出兩句話來：

學者若不知醫，比之不孝不慈。

卻說次日晝潛齋陡然聽說孝移病勢已重，吃一大驚，急忙騎馬來看。到門前恰遇孔耘軒。二人徑至榻前。見孝移頓改前容，大加著急。王氏也不避客，站在樓西間裡聽說話。王中也在臥房外擎茶伺候。端福坐在牀邊，孝移氣息奄奄，不能多言。

王氏便說：「用藥吃虧。」潛齋道：「藥非輕易吃的。但看好醫生用藥投症，直如手取一般，就如盲醫生用藥乖方，不用說就如手推一般了。如今不如不用藥罷。」耘軒道：「草根樹皮，總不如谷食養人。如今不如只以稀粥軟飯將息自好。」王氏道：「先生、親家的話，我記著就是。」二人不敢久坐，徑至前廳。說了兩三句久未聆教的話，又歎息了一回。耘軒說：「孝移氣色不好，甚為可慮。」潛齋吩咐王中道：「不如意的事，萬不可令病房知道，恐怕動氣。你老爺是個鬱結之症，我在京已知道最清。」王中道：「小的曉得。」說著，早已落下淚來。二人怏怏而去。

到午後，曲米街曹氏，引著王隆吉到來。見了姐姐，便說：

「他舅從南頂回來，又上亳州去。姑爺從京中回來，我並不知。今早方聽地藏庵范師傅對我說，『蕭牆街譚山王京中回來病了。』是他在這街裡化緣，聽說的。我所以急來問問，也沒拿禮來。」王氏道：「親戚們何在禮不禮，這就是您妯子關心。」

話猶未完，侯師娘董氏，也從後門進來，王氏迎讓坐下，就說起吃藥壞事的話。曹氏便道：「咱曲米街火神巷內，有一個趙大娘，頂著神，才是靈驗有手段。明日你可去神堂裡問問。」王氏道：「我如何能出門？況他姑夫那個性子，也不敢去。」董氏接口道：「我在東街住時，常見趙大娘與人家看病。神是活神，許人請軸子。」王氏道：「也罷。您妯子早些回去，替我請他，連軸子請來。把法圓師傅也請來，好替咱神前回話。」

只是要悄悄的。坐門利市錢，我不少他的。等好了謝神時，就不怕他姑夫知道了。」只聽樓下一聲要茶，王氏起身答應，大家都走了。端福自送妯子、師娘出後門而去。

次日，曹氏、法圓帶領巫婆，先到侯先生家。王氏聞信，叫眾婦女，打樓東邊過道過前邊去，到了客廳。這趙大娘，才三十四五年紀，拿腔做樣，也都為了個婦人禮兒。趙大兒斟茶吃訖，把廳櫃子關了，掛上軸子，果然軸子上，上下神祇有幾十個。王氏拈香磕下頭去。只見趙大娘打呵欠，伸懶腰。須臾，眼兒合著，手兒捏著，渾身亂顫起來。口中哼哼，說出的話，無理無解，卻又有腔有韻。似唱非唱似歌非歌的道：「香煙繚繚上九天，又請我東頂老母落凡間。撥開雲頭往下看，又只見迷世眾生跪面前。」法圓便叫王氏跪下。王氏道：「我不會回話。」扯住法圓也跪了。法圓道：「阿彌陀佛！只為譚鄉紳有病，求老母打救打救。阿彌陀佛，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趙巫婆又哼起來：「昨日我從南天門上過。遇見太白李金星，拿出緣簿叫我看，譚鄉紳簿上早有名。他生來不是凡間子，他是天上左金童。只因打碎了玉石盞，一袍袖打落下天宮。」法圓道：「怪道譚山王享恁般大福，原來不是凡人。」且說王中正在賬房與閻楷納悶含愁，忽聽客廳有唱歌之聲，吃了一驚。急走在櫃子外邊一聽，卻原是跳神的，急的一佛出世，慌忙把大門鎖了，怕有客來。忙從東過道走到樓院，卻不見一個人。原來他的女人趙大兒，及德喜兒、雙慶兒，都在客廳看跳神。王中急叫趙大兒，悄悄罵道：「我叫你死哩！你快去樓下，看老爺要茶要水。」連德喜兒、雙慶兒，都叫站在院裡。王中恐怕家主知覺，定然火上加油。自己也不敢走開，站在當院，以圖支吾遮掩。又聽的前邊的聲音，一發高了，王中不得已，嚷道：「小德喜，還不低聲，不怕驚醒老爺打你麼？」那客廳聲音也就小了。少時，前邊回了神，燒過送神紙馬，無非神許打救，王氏許地藏庵神前龍幔寶幡的話。還說，今夜黃昏，要辦面人、桃條、涼漿水飯，斬送的事。不必細述。

少頃，只見一班婦女，從閃屏後出來，法圓拿著神軸，侯師娘也跟著。王中見這胡鬧光景，只得背著臉，讓他們過去。

恰喜此時孝移睡著，不曾聽見。一班婦女，都進廚房坐下。王中到底不放心，走在廚房門首，向姑子說道：「范師傅，宅下待你不薄，你也事無不經，諸事要你小心。」法圓已知其意，答道：「我明白。」這是王中鎮壓法圓的意思。眾人俱不能解。

因此把斬送的事，法圓自行開打。吃罷午飯，連坐門利市，都有人取的拿去，一行了。

次日，法圓於觀音靈課中，揀了一個吉祥帖兒，送與曹氏。

說是在觀音面前，替王菩薩抽的，是「病必痊，訟必勝」的好籤。還叫徒弟描了一個不真不全的字條兒，著隆相公秘送與譚宅女山主。王氏收了，心中感謝不盡。

這正是：

久羈燕邸未曾回，牝政初成禍已胎，

那料太陽雲又罩。千奇百怪一齊來。